



讀韓愈「愿之言曰」的思辨

蔡尙志

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

學生時代，我曾下過一些小工夫去探究韓愈的文章；當時腦子裡就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—韓愈，只是一個文人、作家（「文公」）而已。當了老師以後，我也曾以韓愈的〈諫迎佛骨表〉寫了一篇討論他的小論文〈淺論韓愈〉，登在學生校刊上。

南台科大編印《大學國文選》時，我負責編選一篇韓愈的文章，毫不加思索，我就選了在我心目中一等一的「美文」—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。這篇文章所以讓我癡醉難忘，實在是因為「辭句」清麗簡潔、「音韻」輕快流暢、「布局」刁詭穩妥，以當時的白話語句，寫出別有一番新風味的駢文。

可是，幾年下來，每次教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時，我就會按捺不住內心的熱情，跳出「辭章」的範圍，多面向地向學生們深入剖析這篇文章。

姚鼐論學問，需義理、考證、文章（辭章）三者齊備，曾國潘更加進了「經濟」一項。文章展現一個人的學問，如果寫出來文章辭章豐贍、論述周延，義理見解獨到、發人深省，引用事例詳加考證、信而有徵，則能發聾啓聵，有益世道人心，那才配稱「文學家」。

《大學國文選》的選文，是給心智即將成熟的未來公民讀的，品味應該更高尚，不只是在遣詞、造句上打轉而已！

韓文布局的「刁詭」，在於它不屑考證，信口開河，虛張聲勢。〈諫迎佛骨表〉說古聖先王不信佛，所以一個個都能長壽終老，就是最明顯的例子。

張高評教授論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說：「此篇只寫出盤谷之地可隱，接下即藉李愿之言說了一大段，這是借題發揮，文心十分巧妙。因為送序之作，大多敘寫送行者言語，此篇卻全錄被送行者的話語。實則是借送別之機緣，李愿之口語，盡情揭露當權者（得意人）和嘲笑趨炎附勢者，實是借他人的酒杯，澆自己胸中之塊壘。」

李愿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嗎？還是韓愈大膽杜撰？林紓〈選評古文辭類纂〉稱韓愈作此文時：「頗有牢騷之杯，借送愿發之。」推測就比較審慎服人。韓愈明明白白地寫著「愿之言曰」，正是挑明地說：「那些話是李愿說的，可不是我韓愈講的。」韓愈明知李愿既已隱居，不啻從官場「蒸發」，形同廢物，再也不會有人在乎



到底李愿有沒有發過這一頓牢騷。再者，韓愈是個「官迷」（套用錢伯城的詞），一生唯「官」是圖，從來不得罪人，所以不像柳宗元樹立那麼多政敵，他話愛怎麼說，別人也懶得「對號入座」，反覺得是文人「天真可愛」的一面，管他是鬱積已久的實話，還是一時慷慨激昂的牢騷？而李愿所隱居的地方，「盤之阻 / 窈而深 / 繚而曲」，音信不通，怎會知道老友韓愈會有出賣他的不軌行爲？就算知道了，誰又有那麼大的興致翻山越嶺，深入盤谷去找他算帳？韓愈所以敢這麼大膽地「嫁禍」於李愿，當然明知自己是穩賺不賠的。

考證的目的，在於「句句實話，不容置疑」。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中的「愿之言」是真有其言？還是韓愈「尚奇造假」？已成了一件無頭公案。清李扶九《古文筆法百篇》斷言：「通篇游虛，不實寫一筆。愿之言，非真有其言也，亦作者設想耳。」最發人深思。

「愿之言」分成三個層次敘述。第一個層次揭發李愿「知之矣」的「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，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」的驕矜、奢華的荒誕行徑，令人義憤填膺，同聲譴責；描繪激越生動，張力十足。有良知的人，處在這樣的政風生態下，怎能苟且爲官，無動於衷。李愿因此隱逸求去，正是「隱者風範」的展現。

第二層次描述李愿的「隱逸之樂」，表達「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」，對照地敘說「窮居而野處」的恬適自在、豁達心安，藉以和前述形成強烈對比；而後段的「恬逸」氣韻更因前段的「激越」情緒而相對地往上提昇，以隱居的「是」覺悟爲官的「非」。接著第三層次，以簡扼比較遇知於天子的大官、不遇於時的歸隱者、伺候於公卿之門的小官三種人，以「其於爲人賢與不肖何如也」作結，一氣呵成，戛然而止。苟如是，韓愈爲文布局的「刁詭」，叫人拍案叫絕。

偏偏韓愈卻在第二層次描述李愿隱逸生活的開頭，突兀地迸出「吾非惡此而逃之，是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」的句子，令人錯愕傷神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這三個句子，一來，使韓愈經營這篇文章的苦心，前功盡棄；這三句話，使這篇文章的氣韻，前後銜接不起來。因爲看不慣大官的作爲，因爲處境無奈而隱居，可也；因爲「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」而隱居，那不叫隱居，而是「隱機」，爲「隱機」而隱居，仍然對榮華富貴耿耿於懷，怎能「安逸」去過隱者的生活；勉強隱居，心不甘、情不願，再怎麼偽裝，日子也過得心虛、不痛快！

就文章談文章，不管「愿之言」是李愿親口講的，或韓愈杜撰的，文章寫成這樣，就成了「滿紙荒唐言」的廢話了！

就一個作家而言，什麼該寫、什麼不該寫，心中自有打算。如果李愿真的說出



這些「漏氣的話」，韓愈爲了自己的文名、佳構，打死也不應該寫出這幾句話；所以非寫出不可，那是在「譏諷」李愿的隱居行爲；「聞其言而壯之」，想「膏吾車兮秣吾馬，從子於盤兮，終吾生以愉徘徊」的話，豈不是在吃李愿的豆腐？

如果李愿根本就沒說這樣的話，而韓愈竟寫出來了，不只是洩漏了他「官迷」的心態，「吾非惡此而逃之，是有命焉，不可而致也」，豈不是在向「遇知於天子，用力於當世者」搖尾乞憐，想藉露骨表明對「大丈夫」行徑的欣羨，討得一官半職。「雖不能至，吾心嚮往焉！」果真如此，韓愈文心的「刁詭」，可一覽無遺矣！

「人生以服務爲目的」的宗旨，太沉重了，也太烏托了；讀書學干祿，學優而仕，有何不對？每個讀書人，只要能各就其位、克盡職守，就很了不得了。韓愈的文名何其大，道統的地位又那麼高，如果我們一味懼於他崇隆的聲威，上課時沒將他這個不倫不類的迂腐觀念，提出來好好跟學生解說、導正，豈不是貽誤後學，戕害莘莘學子的心靈？

韓愈自詡「文以載道」，〈師說〉開宗明義就說：「師者，所以傳道，授業，解惑也。」句讀之不知，義理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否焉，千古以來的漢學者，唉！一言以蔽之，「小學而大遺」也矣哉！